兩朝綱目備要

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五

寧宗

嘉定八年乙亥春正月辛未估籍贓吏家

故淮南轉運判官施宿犯贓追奪官爵仍籍其家

詔舉將材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三人

戊子申嚴金翠禁

二月丙午雷孝友罷
壬子蠲逋負米
平江等五郡凡蠲萬三千石有奇貸其繫囚
己未雨土
三月辛酉詔舉廉吏
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
旱
乙亥命諸路州縣禱雨丙子蠲臨安府茶鹽賞錢釋

兩浙諸州繫囚丙戌釋江淮闕雨州縣杖以下囚四月乙未幸太乙宮明慶寺禱雨辛丑避殿減膳壬寅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得失甲辰史彌遠等請罷政不許乙巳德音降行在及諸路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辛巳配何致

致於開禧元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兩爲言者所攻罷歸本貫至是坐妄造事端熒惑衆聽配廣州

守城

五月辛酉塔坦破燕京

去年塔坦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塔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塔兵戰凡二日糧絶而敗自是内外不通至是燕京破都元帥完顔福興自剄死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璟泰和間殺人亡命為盜於太

行有衆千餘璟招降之貸死流於上京及塔坦入寇
金人命為副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
竄往山東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
舟師所殺又有郝八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本朝嘉定七年
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
之磔於開封又有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名劉小
姐亦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花帽軍者金戶部
令史蔚州人郭忠率山後軍民擊塔坦逐之金人後

名其軍爲花帽軍云

辛未雨

辛巳避殿減膳癸未復命有司禱雨　乙酉出米六萬石賑糶臨安府貧民　六月丙辰詔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

丙子出米三十萬石賑糶江東饑民

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

甲申詔贓吏毋減年參選

著爲令

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六部架閣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三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主管官號掌故例爲删修學官之選至是又置於三省密院焉

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壬戌立楊巨源廟

旌誅吳曦之勞也命四川立廟賜名褒忠

戊辰蠲民賦
兩淮諸州毋納今年秋税其極邉五州併明年夏税
悉蠲之　癸酉蠲臨安紹興府貧民夏税　甲申詔
職田蠲放如民違者坐之　丁亥權罷旱傷州縣比
較賞罰
八月己丑賜張栻謚
曰宣
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

己酉禁州縣遏糴
是月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
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却之
九月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
乙未命六部類赦書寬卹事
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
甲申罷四川試法科
是秋塔坦破潼關

初塔坦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名花帽軍於山東冬十月塔坦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塔坦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氷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帥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塔兵不能入金將張甫張進二人據

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宣撫使蕭萬努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搭坦不能破也然其人貪婪初無遠畧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絶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亦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薩木哈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金杌子奢僭如此而徵督不已燕人患之金主珣南遷之後累

遣使請塔坦求和雖未聽從而賂遺不輟特穆津憐其意欲許之而薩木哈耻於無功堅持不可特穆津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累年不能取盍遂捨之薩木哈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而金之羣臣亦不從有言於珣願以死雪國耻者珣亦為之感憤也金人自阿古達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西河既為塔坦所擾山東畔之金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

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
冬十二月詔楊巨源李好義子孫各進一官
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嘉定九年丙子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
曰成
置馬軍司水軍
丙子命諸州招塡軍籍
辛巳免和糴科糴

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申雪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

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十月癸亥又震甲子又震

三月丁丑詔舉監司
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爲監司者各二人
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進內附
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
誼却之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六月戊申賑浙西水災
賑卹被水州縣寬其租稅

秋七月詔邊縣官許起復
邊縣擇材不拘常法其餘並遵三年之制
九月甲申𣪍實水災
詔兩浙江東監司𣪍州縣被水最甚者蠲其租
冬十一月癸亥命利路備邊
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近州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
祖移駐西河州以備之
十二月癸丑以宗學隸宗正寺

詳見七年八月癸卯

丁巳雪

再給諸軍雪寒錢

乙丑遷天水軍

于舊天水縣置知軍以下官

是月真德秀論邊事

德秀為江東計度轉運副使附奏論邊事云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擢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

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
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
可言者昔歐陽修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
與聞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修無能為役然臣亦由
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職則邉陲利害臣敢避越職
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人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
比者塔坦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金人危
迫之狀見於其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都邑游

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徵具形括馬搜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入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強敵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巨宋八

葉重光至於政宣盖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焉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為鑒而已

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失君臣相敕唯是宴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説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徧江南甚至内廷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自古總師必得老成重厚之人用師必有節制

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髙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䘏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灾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恠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

失三也大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

昔未聞飾非遂過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

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

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

朱夢說以直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

鉗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邮人言其失四也夫君

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

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九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

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佞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擾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俅濫廁樞庭其𩙪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顓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

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邉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大舉而大臣諱忌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敵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歛以揺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彦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無外患亦必有蕭墻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

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隷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禀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懦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産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産則曰大國之人

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輙克然視吾中國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

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
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
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
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
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土矣徒知徇其欲而無以
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為
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
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

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叅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猶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

敵者臣觀塔坦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
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盖女真
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
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名實患不受則彼得以
陵寢為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
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亡饜
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敵
人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

年來謀國不深惟長算而一切幸安曩者敵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敵讐於祖宗殿庭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渠乾涸使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惟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

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師殺程彦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隣國之侮開邉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敵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

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敵之必亡無愚智俱知之臣
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盖以羣醜並
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媮旦夕之安及苻堅既
㓕慕容旋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
志今塔坦鴟張盡有河朔而楊劉羣盜又皆往往服
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
也或又以為安邊置所儲峙日豐以此餌敵何患不
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敵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

宜然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名侮而不足示
恩宣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强其國而倚賂遺以幸
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
强大之魏若未易為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
挫曹公虎狠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
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
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晉者而
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

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沓正如熊咆虎鬬僅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與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則使陛下獨當之耳彼羣臣為

一身計可也陛下為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
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弭外虞則政宣之
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破
自強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
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
有可為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浸失事變
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嘉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巳雷

癸巳雨土
乙未大風拔木
二月庚申地震
壬戌雪
夏四月丁未朔金人来侵
攻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畧樊城
翌日鄂州江陵府副都統王守中引兵拒之金遂分
兵圍棗陽光化

戊申圍棗陽軍光化軍

丙辰許李珏趙方便宜行事

珏江淮制置使方京湖制置使詔措置調遣仍聽便宜

丁巳許董居誼便宜行事

居誼為四川制置使命酌量緩急便宜行事

辛酉王辛捷于安昌寨

辛為廬州鈐轄敗敵于光山縣之安昌寨殺其統軍

完顏擁隨州光化軍皆以捷聞

壬戌金人退

久雨

辛巳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蠲茶鹽賞錢

五月甲申親試舉人

賜吳潛以下五百二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癸卯趙方請下詔北伐

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

戊午詔厲將士

詔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豈不知機會可乘讎耻未復念甫伸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故寧咈廷紳進取之謀不忍絕使傳往來之好每示固存之義初無倖釁之心豈謂敵人遽忘大德皇華之轡朝遣赤白之囊夕聞叛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饑眂烏合驅為取麥之師貪婪無厭僥倖嘗試宜神人之共憤亦覆

載所不容守將効忠開門而决戰兵民賈勇陷陣以
爭先羣雄既殲殘黨自潰允賴蕩攘之力迄成綏靜
之功然除戎當戒於不虞縱敵必貽於後患咨爾有
衆永肩厥心毋忽其既退而懷苟安毋狃於屢勝而
忘遠略屬炎蒸之在候念戎役之方勞雖摧枯拉朽
之非難而執鋭被堅之不易視爾暴露如已焚惔一
朝背好誰實為之六月飭戎予非得已諒深明曲直
逆順之理其孰無激昂奮發之思師出無名彼既自

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宜共赴於事功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聽命朕不食言　以黃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

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不雨

戊辰釋諸路杖以下囚

甲申雅州蠻復寇邉

焚碉門寨遣官軍討之

庚子罷軍士涅刑

詔諸軍將佐有罪送屯駐州軍鞫之罷軍士涅刑

八月乙丑詔舉將帥

監司郡守各舉威勇才畧可任將帥者二人

冬十月久雨

乙巳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

癸酉蠲三衙江上諸軍公私逋負錢
十一月丁丑大風
庚辰太白晝見
甲申賑貧民
詔浙東提舉司出米十萬石賑給貧民
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申募民納粟補官
以軍興故

乙卯詔武舉人毋應文舉

癸亥金人侵四川

鳳翔副統軍完顏贇以步騎萬人侵四川戊辰迫湫池堡

己巳陷天水軍

守臣黃炎孫遁去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

據大散關

統制劉雄棄關遁金人據之

嘉定十一年戊寅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

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後充京東路忠義人

開禧邉事興戚拱嘗結之以焚漣水縣至是來歸詔

以為京東路總管

戊子金人圍皂郊堡

壬辰利州麻仲率忠義人焚秦州永寧寨　丁酉詔

四川忠義人立功其賞視官軍

乙未出度牒給軍費

以一千下四川
金兵攻隔茅關
興元都統李貴遁去官軍大潰
二月甲辰焚大散關
乙巳王大才馬蹶死于河池
丙午金兵陷皂郊
死者五萬人
丁未陷湫池堡

三月丁丑焚之

戊申圍隨州棗陽軍

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梁昭祖焚金糧舟

昭祖為楚州鈐轄焚舟於大清河京東忠義副都統

沈鐸遣兵助之

三月戊子復皂郊

先是二月辛亥四川制置司招忠義人復皂郊至是
利州統制王逸等率官軍及忠義人収復　巳丑沔
州都統劉昌祖至皂郊

郭雄斬金將完顏贇
金副都統完顏贇包長壽遁去沔州軍士郭雄追
斬贇首而還長壽僅以身免

辛夘官軍大潰於赤谷口
忠義十餘萬人出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王逸

傳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

癸巳金復攻皂郊

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河州丙

申劉昌祖焚西河州而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昌祖

又焚成州守臣羅仲甲亦棄城去四月戊申金人去

成州

彭惟城等敗於泗州

惟城鎮江忠義統制

戊戌金兵陷西和州

四月甲辰退去

夏四月戊申命四川增印錢引

五百萬以給軍費

侯顒棄階州

顒本州守

戊午金兵復至大散關

守將王立遁去興元都統吳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

已未逼黄牛堡
吳政拒退之軍聲大振
五月乙亥招集忠義人
命四川制置司
癸未蚩尤旗見
其長竟天
丁亥集議邉事
詔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壬辰嚴試法官七等之制

六月湖州水

辛酉詔賑恤被水貧民

秋七月乙酉修孝宗寶訓

辛卯蠲稅役

蠲四川關外諸州稅役甲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

稅役

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丙申進吳政等官

　政與利州副都統張威各進三官

貶劉昌祖等

　昌祖以焚城退遁罪奪五官韶州安置丙午羅仲甲以棄城罪奪三官常德府居住楊克家以棄城罪奪

　二官撫州居住

戊午大風

壬申金人攻黃口灘

屬安豐軍
是月陝西人張羽來歸
是歲諸路户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
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六

寧宗

嘉定十二年（己卯）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

自四川制置召赴行在奏事

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以新利州路安撫使除代董居誼也

庚辰金人攻湫池堡

守將石宣拒退之

甲申攻白環堡

守將董炤拒退之

戊子攻成州

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　辛卯焚成州

庚寅破隨州棗陽軍

又破信陽軍之二寨京西諸將引兵拒之

辛夘逼西和州

守臣趙彦呐設伏待之敵人殲而還

攻安豐軍

建康都統許俊遣將拒之　癸巳金兵圍之

攻河池

守將張斌遁去

癸巳攻光化軍

破郎山縣進逼均州

甲午陷鳳州

守臣雷雲棄城去金人屠其城

乙未吳政戰死於黃牛堡

金乘勝攻武休關二月癸卯破之興元都統李貴遁還利路提刑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去（案本紀作趙希晳）

二月戊戌朔金兵破光山縣

太白晝見

壬寅圍棗陽軍

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救之不能進而還
戊申攻其城甲子始去
丁未陷興元府
巳酉遣殿前司軍防捍江西
凡八千人
庚戌曾從龍兼江淮宣撫使
除同知樞密院事
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兵陷大安軍

守臣李文子棄城去

分畧洋州

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陷　丙辰金兵始

去三月癸酉復入焚其城而去

壬子董居誼遁

自利州遁去

石宣破金兵於大安軍

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邀擊金兵大破之金將
巴圖魯安棄軍走為我師所獲敵聞之遂去
丁巳我師攻唐鄧州
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人
分三道出攻唐鄧州隨州忠義軍劉世興等引兵攻
唐州　三月乙亥鄂州都統劉世榮會兵攻唐州
甲子罷董居誼召命
以其遁去故也四月癸巳落職奪三官七月丙申復

奪三官永州居住

乙丑夏人來議夾攻

利路安撫丁焴許之

三月巳巳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犯巴州

守臣秦季櫄棄城去

丁亥太白晝見

權興等降

甲午金兵退

自盱眙退師

閏三月己未竄雷雲

以其棄鳳州也追三官送梅州安置

辛酉贈吳政官

旌其死節也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壬戌詔撫諭四川官軍忠義人

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

以紅巾為號

是春金兵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

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金分兵畧邊

自光州趨黄州之麻城自濠州趨和州之玉磧（案本紀作石磧）自盱眙至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皆閉敵遊騎數百至

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
義總轄李先（案李先當作季先）自漣水軍各引兵來援敵乃
解去全追擊敗之于曹家莊獲其貴將或以為金主
子壻云
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
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為所殺
丁丑掠閬州
丁亥掠果州

癸巳曾從龍罷鄭昭先兼參知政事

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五月乙未朔名聶子述

赴行在

張福迫遂寧府

潼川路轉運判官權府事程遇孫棄城去巳亥入之

焚其城

丁酉降德音

降兩淮荆襄湖北利州路沿邉諸州雜犯罪囚釋流
以下仍蠲今年租稅
己亥太學生伏闕上書
何處恬等論工部尚書胡槼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
天下
戊午張福入普州
守臣張已之棄城去　六月戊辰屯於普州之石山
癸亥詔舉文武才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又見
辛巳西川地震
乙酉張福就擒
先是五月甲寅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引兵捕張福庚午威引兵至茗山癸未福請降威執之以歸于宣撫司

丁亥金人招諭李全等
全不聽
辛巳太白經天
癸巳丁焴以書約夏夾攻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
庚子張威生擒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以莫簡自
殺言于宣撫司紅巾賊悉平
癸亥李全至齊州

金知州王贇以城降

八月戊辰復合利州東西為一路

九月丙午罷江淮制置司置沿江淮東西制置司

寶文閣待制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淮南轉運判官

趙善湘為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淮東提刑賈涉為

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

十二月克復州縣

壬申京東路帥司言克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

縣
乙亥築興元府城
丁丑雅州蠻入盧山縣
辛巳焚碉門寨遏丁大敗
己卯議取洮州不克
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詔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
豪傑官民勸以歸附乙酉會金人攻鳳州之長橋丁
亥宣撫司命罷洮州之師

己丑京湖制置司出師

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出境案本紀作二道

庚寅賞茗山捕賊功

嘉定十三年庚辰春正月我師攻鄧州唐州案是日為丁酉

扈再興引兵攻鄧州郢州都統許因攻唐州不克而

還金追之遂冦樊城趙方督諸將拒之

己亥雅州蠻復掠盧山縣

遣兵討捕之至五月庚寅蠻乃降

戊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三月辛夘雨土

丁巳黎州土丁叛

遣兵討捕之至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招降之

夏四月庚申朔招諭豪傑

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

戊戌玉牒成

史彌遠等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録皇帝玉牒

刋正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光宗皇帝玉牒
六月癸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有五人及第
出身
安丙為少保
丙子加李全等官
全為左武衛大將軍
殺季先

除果州團練使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奏
事未至殺之
秋七月戊戌以守臣空名告付邊郡
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
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任希夷兼參知政事
癸亥皇太子薨
諡曰景憲

八月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

癸未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勸以歸附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鞏且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統陳力案宋史作陳立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冒為宣撫司帳

前都統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已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壬寅質俊自來遠鎮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等擊破之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丁巳攻城不克案本紀作丁未

甲申復海州

以將作監丞徐希稷知州事

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

詔即以石珪爲漣水軍忠義統轄

九月甲午太白晝見

庚戌金人掠皁郊堡我師失利

沔州統制董炤等與戰官軍大敗

壬子我師攻鞏州秦州不克遂退師

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能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

冬十月戊寅誅王仕信

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仕信于西和州

罷張威軍職

宣撫司怒其不進兵故

十一月甲午詔刋正皇帝日歴

從紹熙五年後刋正以削韓侂胄之矯誣也

庚戌大風

十二月戊午亦如之

壬子臨安火

十二月壬申石珪叛

以漣水忠義統轄叛歸于塔坦

癸未得寶璽

鎮江副都統翟興宗（案宋史作翟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

寶來獻

嘉定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丙戌朔雪

釋杖以下囚

乙未雷地震

犒李全

　以全自山東還出緡錢六萬爲犒賜費

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

二月戊辰金兵圍光州

　己巳克五關壬申治舟於團風弗克濟

圍黃州

　分兵破諸縣

攻漢陽軍
自黃州分遣别將來　丁丑李全棄泗州遁還甲申
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
權殿前司職事馮榯將兵救蘄黃榯不果行
三月丙戌朔我師再攻唐州
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不克再興尋引所
部移蘄州
丁亥金人陷黃州

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而死案宋元通鑑何大節誓以死守及城陷衆擁之登車自沉于江以死時議以大節等于棄城不加褒贈此直以棄城遁走之罪歸之似未的實庚寅李全自楚州引兵救淮西癸巳扈再興趨蘄州乙未詔荊湖制置司趣援蘄黃州

庚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晝見

己亥金人陷蘄州

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人官屬皆死之

癸丑金師退我師追而敗之

扈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甲寅晦又敗之四月戊

辰金渡淮而北李全遣兵擊敗之扈再興亦以捷聞

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簾試

於御史臺　十五年二月庚子罷之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上孝宗寶訓

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　乙巳上慶
元寬恤詔令詔頒之
丙申西川地震
六月甲寅朔沿江制置置副使
於鄂州
丙寅立貴和為皇子
貴和即濟王也詔曰朕以眇躬嗣臨大統夙夜祇懼
不敢荒寧荷天之休海內用乂而國嗣未建非所以

嚴社稷奉宗廟朕深念焉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沂靖惠王之子猶朕之子也重厚英敏天稟夙成屬近且賢聞于中外蔽自朕志爰舉恩徽以昭立愛之義夫計安天下孫本為先親親賢賢厥有古始非朕所得私也其立以為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進封祁國公　丁卯以立皇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丙子降京畿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乙亥與莒補秉義郎

即理宗皇帝也

辛巳大風

秋七月丁亥討論受寶禮

京東河北節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寶禮儀以聞

辛丑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

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

丁未修光宗寶訓

八月癸丑趙方卒

乙夘賜史彌遠家廟

乙丑追封史浩爲越王丙寅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

庭

任希夷罷

壬戌宣繒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秉義郎與莒賜名

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　戊寅除果州團練

使九月癸未立為沂靖惠王後明年五月己未遷邵

州防禦使

九月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癸丑復滄州

京東河北節制司言叔復詒以趙澤為河北東路鈐

轄知州事　甲寅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兖州為襲慶

府

丙寅夏人復趣會兵

以書來四川

庚午雷

十一月癸未詔左翼軍受泉州節制

左翼軍元隸殿司故　先是知泉州真德秀以劄子

請于廟堂曰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

兵月糧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

借請悉倚辦於本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

驗若無一事不與州縣相關其實未嘗略有統攝故

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
利鈍教閱之勤惰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之知夫以
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
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
來為統制者得以肆意掊克斂怨行伍教閱盡廢紀
律蕩然州郡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
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
災守臣親出救撲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

後肯前今夏海寇陸梁本州措置収捕幸統戎得人
軍律粗整且與州郡同心叶力故能俘獲羣醜向使
如前任賀清臣之愚愎其取敗也久矣竊見比年以
來海盜不時出没米商舶賈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
為猖獗憑藉朝廷威德幸遂肅清近淮帥憲司牒明
台海界復有強寇正是整飭軍政之時某見具措置
事宜申取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
恐別生矛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

司出戍淮上體例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
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有調發
不至乖違實悠久之計尋降指揮如遇海道盜賊竊
發許從本州調遣追捕續又申樞密院云昨嘗具申
乞降指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
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具敬已遵稟但
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
調遣萬一陸道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

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指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乎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考察有所未便其前所申利害竊已詳盡
國家施行若使軍無掊克朘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

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饕掊克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設有緩急欲其捐軀効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節制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為至便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

楊武翼俊是也其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
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之扶助有所
不可若或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允
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藉
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
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
州郡本軍各為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
也難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

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
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
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百出
郡之老吏竊遂私議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
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
仍前不相繫屬自令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調遣然
初無節制之柄必不督之向前州郡既無節制亦必
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戎得人猶恐未

能獨辦其事況一有庸謬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
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賊
為己責乎其合申明二也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
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竊照殿司官
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
是邊面捍禦壯敵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捍禦海
寇亦非閒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
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況左翼止差

統制官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准回降即
欲再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
竊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
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
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去年八月
内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
小貼云其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
如蒙朝廷以爲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

錢物差借人兵及卒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
州郡往來素用賔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輙有
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候措揮公既
離任乃得旨左翼軍聽泉州守臣節制
己亥安丙薨
己酉詔以來年元日受寶
詔曰朕以付託之重碩膽中土怛然于懐惟知修德
勝威夙夜黽勉乃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効順

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稽之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敵浸微羣心丕應先朝之寶復還非皇穹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臻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閏月丙午奉安寶璽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是月京東安撫張林叛

以京東諸郡降于塔坦

塔坦使来

遣格根齊遜等來計事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十二月辛巳朔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殺華岳

岳爲殿前司同正將以謀爲變殺之

是歲賑諸州水旱
浙東江西福建諸州旱沔成階利水詔賑之
嘉定十五年壬午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
十月命有司裒集受寶本末為書藏于秘閣
癸丑立李誠之廟
於蘄州旌死節也　甲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官其
子孫有差　四月丙午詔蘄州毋納今年租賦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

軍民將帥官吏

赦天下

以受寳故也監司郡守上表稱賀文武官各進秩一

等大犒諸軍

甲戌陞鄂州武昌縣爲軍

名壽昌軍

三月丁巳賑江西旱傷

詔本路提舉司賑恤旱傷州縣

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甲寅禁州縣匿囚
先是監司至所部慮囚州縣多以罪囚移徙他所至
是有詔令劾之
丁巳加封皇子
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　己未皇姪貴誠遷邵州防
禦使
壬戌叛將張林適

知濟南府种贇等攻林於青州林遁去

己巳修孝宗經武要略

六月辛卯俞應符薨

秋七月甲午詔條畫營田

江淮荊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來上

八月己卯議義役

命戶部詳議

辛卯詔文武官毋得歸宗

著為令

甲午彗出氐

九月辛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賜

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雷大雨雹

壬戌彗見

辛未太白晝見

冬十月丙子犒忠義人

以收復京東州軍犒賞有差

十一月戊午降德音

于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

十二月乙亥朔賑臨安民

出米五萬石賑濟臨安府貧民　丙子以雪寒釋京

畿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

丁亥李全建節為京東鎮撫副使

除保寧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　是歲諸路戶

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口二千八百三十

十二萬五千七十

嘉定十六年癸未春正月戊申嚴贓吏法

詔命官犯贓毋免約法

己酉皇子竑生

二月戊戌薨追封祁王謚曰冲美

丁巳雷

辛酉賑山東流民

命淮東制置司賑濟

二月戊午雨土

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

京東河北路鎮撫節制大使司以為言詔邢德進二

官復以為京東東路副總管

丁卯賑道州饑

詔以五萬二千五百石賑之

夏五月戊申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蔣重珍等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
出身有差
六月壬午賈涉卒
丁酉程卓薨
秋八月辛巳詔州縣經界毋增絹興稅額
癸未申嚴舶船銅錢禁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乙巳賑江淮水災

詔江淮諸司賑恤被水貧民

乙卯雷

冬十一月辛亥賑太平州水災

州言大水詔賑恤之

十二月辛巳募民入米補官

命淮東西總領及沿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

補官

壬辰雷

嘉定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戊戌朔錄程顥後

癸亥命提督營屯田

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

二月癸已蠲台州逋賦

十萬緡有奇

甲午賑貧民

命臨安府賑糶

三月癸丑雪

是月金來侵

廹西和州尋引兵還

夏四月辛卯賑廬州饑

詔本州賑糶

乙未犒李全等軍

賜李全彭義斌錢三十萬緡為犒賞戰士費

五月戊戌覈兵籍

詔覈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

辛未皇孫銓生

八月癸未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尋薨

癸酉貶尚震午

震午知西和州坐寇至諜遁奪三官送岳州居住案宋史五行志是年四月丁卯西和州火焚軍壘及民居二千餘家守臣尚震午誤以為金人至而遁則前所謂金人迫西和州者蓋即震午掩飾之詞史官承而書之未經刊削耳

壬辰蘇椿等來歸

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使司言大名府蘇椿等舉城

來歸詔悉補官即以其州授之

丁酉賑福建水災（案丁酉爲七月朔）

命本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

八月乙亥罷通州天賜鹽場

丙戌上不豫

閏八月乙未朔嚴輸苗過取禁

申嚴兩浙諸州

丙申詔立皇姪貴誠為皇子更今名

濟國公竑立為皇子既四年儲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議至是降詔曰朕以凉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强為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為異日

無窮之計也其以責誠改賜名昀又詔皇子檢校少
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
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為武泰軍節
度使封成國公
赦天下
以帝服藥故
丁酉帝崩
于福寧殿年五十七明年改元寶慶正月己丑謚曰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月癸酉權攢于會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今謚按宋史寶慶二年追上寧宗徽號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此作三年誤又此書卷首疑本冠以全謚故此文略而不書今本無之已為後人刪節耳帝慈仁恭儉出於自然蚤親師儒留意問學黃裳在王府五年輔導尤為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以及三代漢唐治亂得失之數本朝制度典章人才議論之要莫不為帝言隨事獻規率多補益帝嘗曰黃翊善之言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彭龜

年性鯁直有聞必告帝亦未嘗不從也即位之日首
名朱熹于長沙以備勸講因議置講讀官十員各専
一書不以雙隻日必二講又復坐講之制皆前所未
有也趙汝愚當國方欲引衆共政未兩月而衆卒帝
始無所親倚韓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浸用事熹龜
年既以論侂胄而退貴戚吳琚謂人曰上初無堅留
侂胄之意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皆
其支黨執政大臣又有與之表裏者卒稔其惡以底

大侈閞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胄死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聖意可知矣在位三十年池臺苑囿無所增置府庫之財未嘗妄費袴屣雖弊或加補濯愛民之心始終弗替一遇水旱憂見顏色御衆臨下率從寬簡故吳曦以世將據蜀不勞斧鉞而授首江淮湖嶺之區寇盜或作旋即底定皆履信思順之所致也升遐之日遠邇哀慕昔先民邵雍言本朝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葉居其一焉中興

四葉享國九十有八年上視先朝同一軌轍深仁厚
澤浹于海隅垂裕後昆有衍無極嗚呼美矣
皇子成國公昀以遺詔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
簾聽政

謄録監生臣秦澐

謄録貢生臣王景倫